

[俄] 亚历山大·库普林 著
王鸿涓 译



Yama

亚玛街的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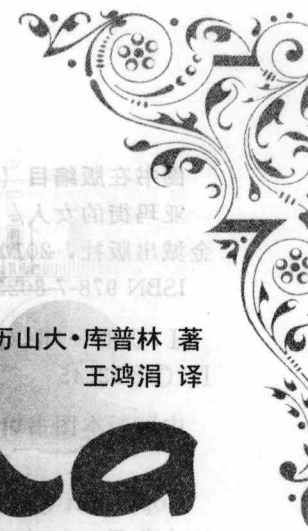
俄国妓女血泪史



此部“淫书”刚问世，立即“轰动了整个俄罗斯”。
被翻译为诸多版本，在全世界行销三百万册以上。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Yama

[俄] 亚历山大·库普林 著
王鸿涓 译

亚玛街的女人

俄国妓女血泪史



180013

打香书
 野香新
 式舞舞舞
 787 本开
 20 本印
 308 漫字
 301 火烟
 414 烟印
 128 号牛
 32 号宝

行发总出
 () 带行发
 () 路群群
 () 室群总
 址网
 薛子申
 回函者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亚玛街的女人/ (俄罗斯) 库普林著; 王鸿涓译.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0. 10
ISBN 978-7-80251-613-7

I. ①亚… II. ①库…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80185 号

Copyright © 2011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 **金城出版社** 所有, 未经合法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亚玛街的女人

作 者 [俄] 亚历山大·库普林
译 者 王鸿涓
责任编辑 方小丽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0
字 数 308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80251-613-7
定 价 32.0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邮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内容简介

作者用朴实无华的语言，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又一个玩弄妓女的丑恶嘴脸和狠毒手段，着重塑造了以叶尼娅、柳布卡、塔玛拉为代表的 不幸女子的形象。真实再现了亚玛街上不同等级妓院里不同类型的妓女的痛苦生活，着重描写了二等妓院安娜·马尔卡夫娜妓院的日常琐事。

在书中，这些女子并没有被作家塑造成唯美的形象，而是经常说她们是“愚蠢的”。正因为她们所经历的妓女悲惨的生活，才使得她们的社会经验跟孩童一样，虽然她们有种种瑕疵，但是，她们没有谎言，唯有真诚。

作者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贯穿全书，直透人物心灵的表现技巧令人叹服。作者辛辣、深沉的笔墨，使读者惊悚、不安、沉思。

我知道，许多人会认为这部小说是色情的和伤风败俗的，然而我还是诚心诚意地把它献给母亲们和青年们。

1

很多年前还没有铁路，主要的运输工具就是驿车，这种车随意穿行在俄罗斯的大地上。在南方一座大城市的近郊住着驿车夫，在他们当中，有隶属于公家的，也有单干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一地区被称为亚姆斯卡亚镇——“驿车夫镇”，或者就叫亚姆斯卡亚、亚姆卡，或者也可以直接叫亚玛^①。之后，当蒸汽机车取代了马车，这剽悍的车夫世家，逐渐地失去了蛮横的派头和威风，开始转做其他行业了。然而多年以后，甚至一直到现在，亚玛镇还声名狼藉。因为在世人的眼中，这里依旧是醉汉寻欢作乐、滋事斗殴，充满危险的地方。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事情就顺其自然地发生了，那些有着粉红色脸颊、活泼可爱的士兵的妻子和有着漆黑眉毛、体态丰满的亚玛镇寡妇们，在那些历史悠久的旧址上，私下里出售着私酒和出卖着色情。慢慢地，这里就发展成了公开的妓院。所有的这些妓院，全都是当局批准的，受政府机构监督。到19世纪末期，亚玛镇的大亚玛街和小亚玛街的两旁全被妓院占满了，所剩的五六幢建筑也开设了小饭馆、啤酒店和杂货铺，用来满足亚玛镇卖淫生意的需求。

在所有三十多家妓院里，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基本都差不多，只是收费标准和一些小的细节有所不同，比如，妓女漂不漂亮，衣着讲究不讲究，房间豪华不豪华，家具阔绰不阔绰等。

最阔气的当属“特列佩利亚”妓院，就是大亚玛街口左侧第一幢楼房。原来这里是一家旧商行，现在的业主早已不是这个姓了，他是市自治会议员，可能还是参议会成员。这幢楼房有两层，绿色和白色相互呼应，

① 亚玛：俄文原词意译为“坑”、“火坑”。

属于那种仿俄罗斯的，但并不正宗的罗佩特建筑风格^①。房脊上还有马头形雕饰；门窗框上还有一些刻花的剪纸，除此之外，还有公鸡、木刻的、花边的等雕饰；楼梯上，白色条纹的地毯平铺着；在前厅有一个熊标本立在那里，伸出的爪子正托着装来宾名片用的木盘子；舞厅全是木地板，还挂着一些厚实的紫红色绸质的窗帘和暗花的纱窗帘，镶金的白色椅子在沿墙的地方靠着，旁边是带金框的镜子；有两间小客房，里面有地毯、沙发和锦缎的凳子；在卧房里，有着天蓝色和粉红色相间的吊灯，床上是绸面的被子和干净的枕头。妓女们身穿袒胸露肩的毛皮装，化装成骑兵、军官、渔家姑娘，或者女学生等。在她们当中，很多都是来自波罗的海东部沿海地区的日耳曼妇女。她们身材非常高大、肌肤特别白皙、乳房十分坚挺，总之特别漂亮。在“特列佩利亚”妓院，一次收费三卢布，通宵是十卢布。

有三家妓院，嫖一次收费两卢布，它们是“索菲娅·瓦西里耶夫娜”妓院、“旧基辅”妓院和“安娜·马尔科夫娜”妓院，它们是相对普通和简陋的。另外，在大亚玛街上的其他一些妓院，通常都是一个卢布的标准，相对来说，那儿的陈设就更为差劲了。

通常去小亚玛街上妓院捧场的，都是一些大兵、小偷、工匠和迷迷糊糊的芸芸众生。那儿五十戈比一次或者还会更少一些，妓院里面十分脏乱，陈设也特别少。厅里的地板开壳，表面污蚀、不光滑，窗户上挂的是一块大红布。卧室特别像是牲口棚中的单马栏，是用非常薄的、不到屋顶的隔板隔开的，这个小房间里所发出的声响，在旁边的小间里听得十分清楚。床上，在歪歪斜斜的草褥子上面，铺着杂乱的床单和被子，床单已经被揉得皱皱巴巴，因为使用时间太长了，从而发黑了，上面还有很多破洞和污迹，绒布被同样是十分破旧。屋里到处充满着酸臭味儿和烟气，还夹杂着酒味儿和令人作呕的气味儿。那里的妓女们，很多都是穿着印花布衣服或者水兵服装，大部分人的特点是：嗓音嘶哑或有很重的鼻音，半塌的

^① 系俄国名建筑师伊·巴·罗佩特（伊·尼·彼得罗夫的假名，1845—1908）所设计的一种古俄罗斯建筑风格。

鼻子，前一天挨打和被抓伤的痕迹还会留在脸上，而且还用蘸上唾沫的红色香烟盒来涂抹脸蛋。

在一年四季之中，除了复活节前一礼拜的最后三天和报喜节的前一天，在其他每天夜幕刚刚降临的时候，每个妓院门前，都会把挂在四坡顶的刻花大门上面的红灯给点亮了。街上跟复活节的时候一样热闹：所有的窗户里都亮着灯，而且小提琴和钢琴的欢乐声，可以透过玻璃窗传出来，有很多马车来往，川流不息。妓院的大门全都敞开着，从街上就可以看到门里：陡斜的楼梯、狭窄的走廊、闪烁着白光的挂灯、前厅里挂着瑞士风景画的绿色的墙壁。无数的男子会沿着这些楼梯来回上下，直到第二天早晨才会停止。这里有形形色色的人：有寻找感官刺激的、流着口水的老头儿，看上去还是孩子模样的军校生或者中学生，留着大胡子的家长，戴着金丝边眼镜的可敬的社会栋梁，新婚的男子，热恋中的情人，特有名气的、受人敬仰的教授，窃贼，杀人犯，向往自由的律师，教师，作家，密探，间谍，逃犯，军官，大学生，社会民主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卖身求荣的假爱国主义者；他们有害羞的和蛮不讲理的，有患病的和健康的，有第一次接触女人的雏儿，也有放荡过度元气大伤的老淫棍，有神气活现的美男子，有疑似毁容的丑八怪，有聋哑人，盲人，鼻子塌的人，全身肥肉、满嘴臭味、走路不稳、没有头发、长满虱子的大肚子的人，还有似痔疾的猢猻模样的人。他们随意进出，特别自由，就像是步入餐厅或车站一样；他们坐下来时，抽烟、喝酒，还会慌忙装出高兴的样子；在跳舞的时候，身体就会做出一些模仿性的下流动作。他们有的时候会长时间地慢慢挑选，有时候会匆忙地随便选一个，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会遭到拒绝。他们十分着急地把钱先付了。随后，就会在还留有前一个嫖客余温的公共床铺上，迫不及待地做起了那件伟大而又美妙的、孕育着新生命的、非常神秘的事情来。那些妓女们没有任何表情地做好准备，用如出一辙的话语和机械的职业动作去满足他们的情欲，促使他们可以很快完事，方便她在同一天晚上，继他们之后，用一模一样的话语、媚笑和姿态去接第三个、第四个，甚至是第十个客人。那些嫖客通常已经在公共大厅里排队等候了。

整个夜晚就是如此度过，快到黎明的时候，亚玛镇才会慢慢地静寂下来，等到清晨，这里已没有任何嫖客，妓院就都关闭了门窗，护窗板也封得严严实实。妓女们临近黄昏的时候醒来，接着，就又开始下一夜的接客准备。

就这样，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她们在妓院的客房里过着非正常的、令人难以相信的日子，社会把她们抛弃，她们受到来自家庭的诅咒。这四百名愚蠢、懒惰、歇斯底里、没有生育能力的女子，算得上是社会上强烈性欲的牺牲品，而且还是城市中过剩性欲的出气筒。

2

下午两点钟的时候，在“安娜·马尔科夫娜”这样的二等妓院里，一切还都沉在梦乡。正方形的客厅里，挂着一面镀金边框的镜子，二十多把长毛绒椅子沿墙整齐地摆放着，马科夫斯基^①的石印油画《贵族宴会》和《沐浴》在墙上挂着，中央还挂着水晶玻璃吊灯，在安静的半明半暗之中，它们看上去似乎更加严肃、忧伤。昨天在这里，跟往常每天晚上一样，灯火一晚上都会亮着，伴随着音乐，蓝烟缭绕，一对对扭摆着屁股的男女，高甩腿脚在快速飞舞着。很多家大门上的红灯和窗子里所透出的灯光完全把整条街照亮。

现在，街上非常寂静，在夏日阳光的照耀下，大街正起劲地闪烁着光芒。然而，因为窗帘紧闭，妓院客厅显得异常晦暗阴凉，使人产生一种孤独感。钢琴光滑油黑的侧面闪着微光，由于使用时间太过久远而磨损发黄的、有麻点缺口的琴键发出淡淡的柔光。凝滞的空气里还残存着头一天的气息，有香水味儿、烟味儿、酸臭味儿、邋遢女人身上散发出来的汗味儿、香粉味儿、香皂味儿，还有黄色地板蜡的那股尘埃味儿。在这些气味之中，还混杂着沼泽地的青草味。

^① 马科夫斯基，康斯坦丁·叶戈罗维奇（1839—1915）——俄罗斯画家。

今天就是三一节^①。根据以往的风俗习惯，妓院侍女会在她们的小姐还在睡觉的时候，就去市场买回一车苔草，这些又长又粗、踩上去咯吱作响的草会被撒在走廊、客房、客厅等等地方。她们还会在所有圣像之前点上长明灯，但是按照传统习俗，妓女是不可以做这些事的，以免亵渎圣物。

看院子的人用两棵小桦树装饰成俄罗斯风格的雕花大门，其他妓院也是如此，在门廊、栏杆和大门旁边，在它们的外侧，通常会装饰着叶子稀疏的细长的白树干。

空荡荡的楼里没有一点生机，只可以听到厨房里准备午饭肉饼的剁肉声。有一个少女叫柳布卡，她光着脚，只穿一件衫衬，袒露着肩膀走出房间，来到内院。

她脸上有着小雀斑，长得并不漂亮，但是结实、鲜活。昨晚，她只是接了六个临时客人，还没有人留下过夜，因而她就一个人，完全是一个人，在宽敞的床上舒服地睡了一觉。十点钟的时候，她就起床了，比往常都要早，她特别高兴地帮厨娘擦厨房的地板和桌子。现在，她正用切剩的碎肉喂一只用铁链拴着的大狗阿穆拉。这只大狗有着棕黄色又长又亮的毛，鼻脸全都是黑的。它一会儿扬起前爪扑向姑娘，这时链子被撑得紧紧的，而它被憋得气喘吁吁；一会儿又焦躁不安，不断地摇头摇尾，皱着鼻梁，露出牙齿，似乎是在微笑，尖声叫着，兴奋得一直打喷嚏。然而她呢，一面用肉逗弄它，一面还故意装严肃地对它吼着：

“哼，你这蠢货！我一定要收拾你！你竟然敢咬我？”

然而此时她的内心是欣喜的，为阿穆拉的激动和亲热，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能统治这只狗而高兴。不过最高兴的还是夜里没有男人与她过夜，她便可以睡一个好觉。还有这三一节，让她想起了小时候。还有她很少见到这样阳光灿烂的白天。最使她高兴的是，在昨晚的六个嫖客之中，有个中学生模样的男孩，柳布卡凭经验，马上就发现了这是一个还没有和女人玩过的雏儿，他那手足无措的样子让柳布卡十分兴奋。于是她帮助他

^① 指耶稣复活节之后的第五十天的节日。

脱掉了衣裳，开始引导他慢慢地进入自己。然而他就像蜻蜓点水一样很快就了不起了。

柳布卡本想跟他再来一次的时候，他已慌慌张张地穿上裤子红着脸跑了出去。

夜间客人都已陆续离开了。此时，可算得上是最安静的时光。

房间里的男女主人们，会在这个时候喝咖啡。其中有真正的女主人安娜·马尔科夫娜，她年近六旬，个子很矮，却是圆乎乎、胖墩墩的。你可以把她想象成糖葫芦——大的、中的、小的三个圆球，它们互相挤紧不留缝隙，这三个球分别就是她的裙子、上身和脑袋。特别稀奇的是她的眼眸呈暗淡的浅蓝色，比较像女孩子或者是像儿童的眼睛，可是嘴看上去却特别老，紫红色的、湿湿的下嘴唇无力地垂下来。

伊赛·萨维奇是她的丈夫，个子比较矮，头发斑白，是个不喜欢说话的老头儿，但他特别听老婆的话。先前，安娜·马尔科夫娜在这家妓院当女管家的时候，他就已经是这儿的看门人。为了成为一个有用之才，他就自学拉提琴，如今，每到晚上他就会奏一些舞曲，比如为那些借酒浇愁的、纵情作乐的店员们奏感伤的乐曲。

另外，还有两个女管家，一个年纪稍微大些，还有一个稍微年轻些。年纪大些的叫埃玛·爱德华多夫娜，她身材比较高大，体态相对丰满，四十六岁的年纪，一头栗色头发，眼睛小而黑，鹰钩鼻子。她眼窝发黑，好像患有痔疾。脸由前额往脖颈部分逐渐变大，像梨子一样，呈土黄色。嘴唇紧抿，表情镇静而威严。已经有三层下巴，看起来很肥大。

妓院里所有人心里都明白，差不多再过个一两年，安娜·马尔科夫娜就会选择退休，还会把整个妓院都卖给埃玛·爱德华多夫娜。对方一部分会给现钱，另一部分会选择按期票分期付款。

姑娘们对埃玛·爱德华多夫娜好似对老板娘一样尊重，而且还是敬而远之。她会亲手打犯了过错的人，并且打得非常狠。她不但冷酷，而且谨慎，打人时神色自若。姑娘们中总有她特别喜欢的红人儿，她就会以自己那异常苛求的爱还有幻想的嫉妒去折磨她。这可要比殴打厉害很多。

还有一个叫佐霞的女子，她刚刚才从一般的姑娘们之中摆脱出来。姑

娘们，如今还阿谀地称她为“小管家”。她非常瘦，性情浮躁，稍微有些斜眼，面颊红润，留着小巧髻曲的发式，喜欢演员，特别是稍微胖些的喜剧演员。在埃玛·爱德华多夫娜面前，她是唯命是从的，从不敢有半点违抗。

最后一个是这片的警察分局局长克尔别什。他体格强壮，头顶有点秃，留有一把扇形的棕黄色胡须，有一对蓝蓝的睡不醒似的眼睛，一副有点嘶哑但却很好听的嗓音。大家都知道，他以前在侦缉处做事，他审讯的残酷就连地痞流氓都胆战心惊。

他曾经干过一些丧尽天良的勾当，全城没有谁不知道的。两年前，他娶了一个七十多岁的有钱的老太婆，可是在去年的时候，他却把她勒死了，不过这案子在不知不觉中了结了。要知道，在座的其他几个人，在他们那多彩的生活中也同样有这样那样的丑事。

然而就像以前喜好决斗的人想到因为自己而牺牲的人的时候，丝毫不会感觉到有任何的愧疚之意，这些过去的所有丑闻和血腥勾当，被他们当做职业上不可避免的、愉快的、不值得一提的小事。

他们喝着加进了很浓的炼乳的咖啡，此外，警察分局局长还喜欢喝别尼迪克丁酒^①。其实，他并没有怎么喝，只是在做出非常客气的样子。

此时，他们正在商量着妓院里一位妓女的事情。

“到底该怎么办，克尔别什？这点芝麻大的小事，真是连个吃空的鸡蛋也不值……你要知道，只是需要您一句话……”老板娘讨好地问道。

克尔别什慢悠悠地把半杯蜜酒吸进嘴里，用舌头把那油亮而辛辣的烈酒沿着上颚慢慢地移动着，之后，再把它咽下去，不紧不慢地又喝了点咖啡，之后用左手的无名指捋着小胡子。

“您可以自己想一想，萨维奇太太，”他盯着桌子说道，两手摊开，眯起眼睛，“您仔细地想一想，这事我可要承担很大的风险啊！有人用欺骗的手段把这位姑娘拐到这儿的……这要怎么说呢……喏，一句话，用高雅点的说法是，这算是进了‘青楼’。现在，她的父母正通过警察局找她。

^① 一种法国蜜酒。

好，太太！她从一处落到另一处又从另外一处……最后找到了您这里，而最为主要的是，您再想一想，目前是在我的管辖范围内！我能怎么办呢？”

“可是，克尔别什先生，她确实已经到了成年的岁数呀！”老板娘说。

“她确实已经成年了。同时，她也签了字，还承认是自愿的……”伊赛·萨维奇证实说。

埃玛·爱德华多夫娜冷冷地说道，声音非常低沉：“真是一点都没有撒谎，我们这儿都把她当亲生女儿看待。”

“我说的并不是这个意思，”警察分局局长遗憾地皱起眉头，“您也应该考虑一下我的处境……要知道，这可是公务啊。上帝啊，即使没有那件事，麻烦也是特别多啊！”

突然，老板娘站了起来，向门口走了过去，鞋子发出一种啪嚓啪嚓的声音，她那略显呆板、淡蓝色的眼睛一面对警察分局局长不断地使着眼色，一面说道：“克尔别什先生，请您过来看看我们的间壁。我们想把房间稍微扩大一些。”

“啊！我非常乐意……”

十分钟之后，他们两个一起回来了，互相回避着目光。克尔别什的手在口袋里把一张一百卢布的新钞票弄得咔卡作响。关于被诱拐的女孩子的话题就再也没有提起。

警察分局局长一口喝光了别尼迪克丁酒，然后开始抱怨现在的风气多么的败落：“就说我儿子帕维尔吧，这个小子刚念中学，回到家来就说：‘爸爸，我的同学骂我，你在亚玛干事，是个收妓院贿赂的警察。’瞧，萨维奇太太，看在上帝的面上，您说这话混账不？”

“唉！什么贿赂不贿赂的……我这儿也……”

“我骂他：‘滚，混账东西，告诉你们校长，以后这事要是再发生，爸爸就到边区司令那里告他们去。’您猜结果怎么样？后来他又到我这儿来，说：‘我不是你儿子，你找别人当儿子吧。’真是混账话！于是我就狠狠地揍了他一顿！哈哈！到现在，他也不愿意跟我讲话，哼，看来回去还得再收拾收拾他！”

“打住吧，”安娜·马尔科夫娜叹口气说，紫红色的下嘴唇耷拉着，暗

淡的眼睛变得更加暗淡了。

“我的别尔托奇卡也在弗莱舍尔中学念书，我想把她放在城里有教养的家庭里，可是到最后还是不行。那次她从学校回来，讲的那些话，还有那表情，连我都羞红了脸。”

“这真是大实话啊，安娜确实是羞得脸通红。”伊赛·萨维奇也在旁边证实说。

“真是羞得脸通红！”警察分局局长兴高采烈地说，“是，是，我非常理解您。可是，上帝啊，我们究竟该怎么办！究竟该怎么办呢？您说，这些个革命者和大学生们，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他们，他们究竟想干吗？让他们自取灭亡吧！这些道德低下、不敬重父母的孩子应该把他们全部枪毙。”

“前天，在我们这里，出了这样一件事，”佐霞打断大家说道，“来了一位胖胖的客人……”

“佐霞别打岔，”埃玛·爱德华多夫娜严厉地打断了她的话，她正在微微地斜着脑袋认真地倾听警察分局局长讲话呢。

“现在，你还是快去给小姐们安排早餐吧。”

“现在不能指望任何人，对仆人同样如此，他们有时候会是坏蛋，甚至是骗子。而姑娘们心里只有自己的情人。她们只懂得享受，根本不会去想怎样尽自己的职责。”老板娘继续唠叨着。

尴尬的沉默过后，门被敲响了。门外传来细柔的女性声音：

“小管家！请您收一下钱，还需再给我一点印花。彼嘉走了。”

此时，警察分局局长站起身来，整理了一下军刀。

“好，那我也该回去办公了。再见，安娜·马尔科夫娜，再见，伊赛·萨维奇。”

“走前还要再来一杯吗？”视力较差的伊赛·萨维奇正在忙着收拾桌子。

“谢谢，已经不行了。喝得够多啦，很高兴……”

“谢谢您来我们这里做客。以后，还望您常来啊！”

“非常荣幸可以成为这的客人，再见。”

可他走到门口，停了一会儿，意味深长地说：“不过，我还是建议您。最好想个完全的办法，尽快把这女孩子打发走。当然，这事跟我无关，不过作为朋友，我还是要提醒您一下。”

之后他便走了，直到他的脚步声消失在楼梯上，大门“砰”地关上了，埃玛·爱德华多夫娜才冷哼了一声，蔑视地说：“法老^①！他想两边都拿钱……”

渐渐地，人们从屋里出来，然后都走了。楼里漆黑一片，寂静之中，只有半枯萎的苔草散发着淡淡的香味。

3

在这里，通常到晚上六点钟才开中饭。这之前的时间是漫长而又单调的，让人难以忍受。

通常妓女们只穿着衬裙和贴身的白衬衫，胳膊裸露着，有时候还会光着脚，漫无目的地从这个屋走到那个屋。她们不梳洗，只是懒洋洋地敲着旧钢琴，或者用纸牌算命，或者相互间吵骂几句，然后忿恨地等待着黄昏来临。

早饭过后，柳布卡给阿穆拉带来一些吃的，那是一些吃剩的面包和碎火腿块，但是不一会儿，她就又厌烦了阿穆拉。

过了一会儿，她跟着纽拉一起去买了些糖果和葵花子，然后站在妓院篱笆外面，悠闲地嗑起了瓜子，有时瓜子壳儿还会粘在它们的下巴和前襟上。对面是大街，她们正在冷漠地议论着每个过路的行人：有正在给路灯灌煤油的女工，有夹着公文包的警察，还有那个穿过马路去杂货铺的别家妓院的女管家……

纽拉，这是个小小个子、眼球鼓鼓的蓝眼睛姑娘，有着亚麻色的头发，两鬓的青筋十分突出。她的脸上总是带着愚笨、幼稚的神情，就像是复活

^① 原为古代埃及君主的称谓，此处指的是十月革命前期警察的绰号。

节蛋糕上那个奶油小羊羔一样。她活泼好动，不过总是瞎忙活，什么事都喜欢参与，什么事都跟着附和。基本上所有的新闻她都会先知道，然后滔滔不绝地讲给你听，她说话特快，以至于唾沫星子乱飞，大红嘴唇上满是泡沫。

这时候，从对面的啤酒馆里跑出了一个鬻发的、瘦弱的、眼中好像有白翳的年轻仆役。他停顿了一下就去了隔壁的小饭馆了。

“普罗霍尔·伊万诺维奇，嘿，普罗霍尔·伊万诺维奇，您想不想吃瓜子啊？我请客。”纽拉喊道。

“来我们这吧！”柳布卡也跟着说了一句。

纽拉傻呵呵地笑着，差点喘不过气来，一面还不要忘记补充道：

“就是啊，顺便过来歇会儿啊！”

在这个时候，大门打开了，门里面是严厉而又冷酷的老管家。

“呸！不成体统！跟你们说过很多次了，不可以大白天跑到街上去，更何况只穿了一件衬衣。真不能理解，你们为什么这么不知羞耻。规矩的女孩子要自重，不可以这样放肆。幸好你们不是在小亚玛街那种供大兵消遣的窑子里，而是在非常体面的妓院里。”她神气活现地嚷道。

之后姑娘们回到楼里，又钻进了厨房，她们有些消沉地望着特别生气的厨娘普拉斯科维娅。然后在凳子上坐了很久，并且不断地晃着两腿，嗑着瓜子。

现在，在那个爱惹事的“小”曼卡的房间里聚着一大帮人。

此时，她正和卓娅在床边玩“六十六点”。卓娅是个身材苗条、漂亮的姑娘，弯弯的柳叶眉，灰色的大眼睛，有着非常典型的俄罗斯妓女的白净、和善的脸。

叶尼亚是“小”曼卡最亲密的女友，她正抽着烟，脸朝上地躺在她们背后的床上，读着一本非常破旧的书，那是大仲马的作品《王后的项链》。她是全妓院里唯一喜好看书的人，甚至废寝忘食。不过出乎人们意料的是，虽然阅读了很多情节复杂、引人入胜的小说，但一点都没有使她变得多愁善感，同时也没有把她从幻想拉回到现实中来。

她最喜欢看的是，小说里有着不错的构思、曲折的破案逻辑、比较复